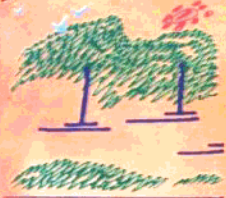


夢幻系列



危險之戀

你是我心里的城堡
让我忘却一切风雨阻挠

台 茹 梦 湾

梦幻经典系列

危险之恋

台湾 茹梦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虹

封面设计:黄玲

梦幻系列

危险之恋

作者:茹梦(台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28千字 6印张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4-03183-0/O·A·542

定价:9.80元

序 幕

“看着我的眼，倾听我的声音，并出你的心，从今天起，每当你听见我呼唤你‘瓦尔肯’（注：希腊神话中的火神）时，就得听从我的指示。”

“是，听从你的指示。”

“那么，瓦尔肯，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杀了麒麟王滕峻。”

“杀麒麟王滕峻。”

“是的，瓦尔肯，不择手段杀了他。”

“遵命！”

一双魅惑的眼睛虎视眈眈地尾随在他的脑海中，他沉星的心智里一直回荡着轻柔浓软的声音，“瓦尔肯”的呼唤像被深埋的种子，。不知不觉地被植在记忆的深处，只待时机到来，就要萌芽！……

第一章

澳门·葡京酒店

乱烘烘的吃角子老虎机器声音充斥着这个以短暂华丽美梦吸引人性的娱乐场所，每一个进来的人我半想试试手气和运气，要不沾点财气也行，总之，只要一进入这间澳门最有名的赌场，梦想似乎就唾手可得，这是人性中投机的成分在作祟，使人们在面临下注时，对各占百争之五十的成失去判断力，终至让自己成为金钱的囚奴。

但，赌场的常胜武步云可不这么想。

他西装革履，嘴角叼着烟，一派清闲悠哉地坐在台边，手里拿着牌，一双漂亮的大眼直盯着桌旁的另外三人。

赌 Show Hand 他最在行了，这一局也不例外，铁赢！

“再加五万！”他笑着将筹码推向前。

其他三人都面有菜色，看了看武步云搁在桌上那四张牌，那分明是至尊“同花顺”，要赢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互相递了个惊惶的脸色纷纷摇头说：“不跟。”

不跟，那表示钱全进了武步云的口袋了。

武步云掀开底牌，果真是“黑桃A”，五张牌蛭着他得意的笑容，看起来实在有点刺眼。

一旁的服务生将筹码全推到武步云面前，五局下来，少说也有二十万了。

“那……承认了！”他笑着朝他们点点头，拿出几枚堆在面前的筹码，赏给服务生，并示意拿去兑现。

“不赌了吗？武先生。”

“嗯，该走了。”他不贪心，一个晚上能有这样的收获够了，在赌场这种地方，千万要见好就疏，否则只会白白浪费自己的运气而已。

“啐！连赢五局，未免太神了吧？”三人之中的一人有点不服气，言语中颇有怀疑的意味。

“朋友，赌这种事靠的不只是运气，还要靠这个。”武步云冷笑地指指头，反讽对方的大脑不灵光。

那人悻悻然掉头就走，垂头丧气地离开。

武步云轻松地吹口哨，伸手将垂落前额的浓密黑发拂开，拉松领结，准备回家，这时，腰间的行动电话响起，他便立在台桌旁接听。

“喂？火麒麟。”他习惯性自报名号。

“步云，你有种！你大胆！你把滕峻的话当耳边风，今晚的饭局爽约不说，还谎称你的去处，让我们一群人像傻子一样到处扑空。小鬼，你就算有九条命也不够我

砍！”方腾气炸的声音从话筒彼端传来，那是以媲美原子弹爆炸的怒火随着燎烧过来，几乎烧焦了武步云的耳朵。

“喂喂，火气别那么大行不行？”武步云皱了皱眉，把话筒拿远一些。啧！已婚男人的火气还那么旺，难不成欲火没有扑灭，才会留下火种？嗯，他得找机会问问方腾的老婆杜雪扬，看看他们近来是不是“床事失调”？

“我这火气还不中是你惹出来的！”方腾斥责一声。

“够了，方腾，让我来说。”江澄将话筒接收过来。“步云，你现在人在哪里？”

“我在……”

“澳门？”江澄一语中的。

“你可真了解我。”武步云笑嘻嘻地说。

“祥和会馆里评论不知道火麒麟的赌性坚强。”

“不过是个小小的嗜好……”

“当心被这小小的嗜好搞死！”江澄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我不过是爽了今晚的约，你们就像世界末日到了似的，未免太夸大了些吧？”武步云手里把玩着骰子，笑了笑。

“你爽约的是香港特区首长侄女的约，你是想让祥和会馆在香港待不下去是不是？”五行麒麟其他三人差不多都气翻了，连一向沉稳的江澄口气也不太好。

“老天！你们也知道滕峻这阵子简直在整我，老是要我去相什么鸟亲，哇考！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么

‘耸’的恋爱方式，真亏滕峻那小子想得出来，简直‘古尧’到极点！”武步云真怕了滕峻这招了。三个月来，他一直在和滕峻玩捉迷藏，能跑就溜，能躲就闪，免得被赶鸭子上架，走上“绝路。”

“你就不会婉转拒绝？”

“婉转？”他怪叫一声。“滕峻那小子会听我‘婉转’的话吗？他和我有仇，见不得我逍遥，才会想尽办法把我推进婚姻的深渊。”

“婚姻生活不是深渊，步云。”

“那是你娶了好老婆，江澄，我可不指望滕峻‘指定’给我的人会有多出色。”他轻啐道。那位首长的侄女叫董玲，他根本不记得几时见过她，谁知就被看上了，真衰！

“那你也不用溜得不见人影，还故作迷障来让我们四处扑空啊！滕峻命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你绑回来，结果倒好，你一个人在澳门快活，可把我们累惨了。”江澄对武步云与滕峻间的刀光剑影早已经爱莫能助了，他们之间的结除了他们自己能解，其他人根本帮不上忙。

“抱歉，不过今晚我不打算回去面对滕峻的轰，好不容易落个耳根清静，我才懒得理会他的命令，Bye-Bye！”

武步云没听江澄说完就挂断电话，而且切掉行动电话上的开关，省得又被一波波的缉拿声浪吵得不得安宁。

妈的！自从祥和会馆来了个麒麟王当家后，“五行的麒

麟”可以改称“五行蚯蚓”了！

什么五大家族当家？全被克得死死的，以产有雄赳赳的模样早已灰飞烟尽，如今，那个即将满二十岁的小鬼掌大权，五行麒麟倒成了他手中的傀儡，从五只祥兽降为五条大虫，他可真有本事！

熄掉烟，武步云轻揉着眉心，俊郎的脸庞有些晦涩，刚才赢钱的喜悦一扫而空，说真的，他现在连笑的心情都没有了。

“哼！连老爸都没有逼我结婚，那臭小子急什么？他想抱小孩不会自己去制造一个，凭什么急着我把踢出单身俱乐部？妈的！要女人我不会自己找？要他多事！”他嘴里嘟哝着，瞪着四周光鲜亮丽的男男女女，没来由地头疼起来。

一整晚的兴致因听见滕峻的名字而破坏殆尽。

“哇！又赢了！”

不远处传来一阵阵赞叹与惊呼的声音，吸引了武步云的注意，那是赌大小的台桌，四周围满了人，大家正兴奋地鼓掌叫好，非常热闹。

什么事能让这些人乐成这样？武步云移动脚步往人群中走去，透过空隙，瞧见里头台桌旁与庄家对赌的居然是个年轻美丽的女人！

她正笑吟吟地望着脸色难看的庄家，一头黑瀑布般的长发倾泄而下，低胸削肩黑礼服衬得她肌肤白皙晶莹，那张艳冠群芳的脸孔散发着至命而危险的魅力，仿佛天使与魔鬼的化身，以无边的娇媚大方吸引着男人们

爱慕的眼神。

这个女人正点！武步云暗暗喝了声采。

她面前的筹码已堆得有如小山，每回赌大便开大，赌小开小，好像台上的骰子全听她的命令似的，不敢违抗她的旨意。

“赌大，全部下注。”她弧形性感的红唇吐出这些字，将面前的筹码全推向前。

庄家看了看那堆为数不少的金额，脸更绿了。

许多人见她押大点，纷纷跟着下注，期望能跟着捞一票，霎时，桌面大点的地方筹码众多，大家都知道跟着财神爷准没错。

庄家再次转动骰子，围观的人都屏气凝神，全跟着骰子提心吊胆。反而那名女子从容冷静，双手交握撑着下巴，织细的手有节奏地轻弹着，如猫般迷离的眼瞳中不仅没有紧张，还流露着些许的戏谑。

“十五点，开大！”庄家举手一抹额际的汗水。

注！四周又是一片惊呼，这回，她赢回的钱一下子暴增一倍。

那女子笑着朝身旁的人点头致意，付给服务人员小费，然后站起身道：“这个没什么意思，谁愿意陪我玩玩 Show Hand？”

大家都倒抽一口气，不敢回答。开玩笑，谁敢和这种财星高照的人玩牌？以她目前的手气来看，对上她只有死路一条。

有些人识相地离开，不再逗留，有些人则等着看谁有胆量敢向美女挑战。然而就在这一片尴尬沉寂之时，武步云清朗的声音从人群外传来。

“我陪你玩。”

那女子抬眼梭巡着声音来处，才发现英俊健硕的武步云正冲着她笑，眼中全是挑衅的光芒。

“真的？”她也报以迷人的笑靥。

“真的。”她走上前，双手插在口袋中，西装外套正在右手手腕处，裤腰上两条吊带是他最喜欢的打扮，潇洒中不失随兴。

“贵姓？”她也走到他面前，扬起头问。

“武，武步云。”他低下头看她，对近看后更加美丽的容颜颇觉意外。通常女人都只能远观，不耐近看的，不是吗？”

“谢谢你愿意陪我，我姓骆，骆颖凡。”她缓缓伸出手。

“不客气，这是我的荣幸，骆小姐。”他握住那细滑的柔荑，嘴角的笑意加深了。

他们走向赌梭哈的台桌，分别坐在两端，服务人员前来洗牌，骆颖凡趁着这个空档，笑问：“咱们赌什么呢？”武先生。

“不赌钱吗？”他挑了挑眉。

“那太庸俗了。”她黑白分明的眼珠骨碌碌地转着。

“是吗？”他可从不觉得钱俗气。

“咱们赌点好玩的东西，如何？”

“随你。”有趣！

“那么，赌今夜。”她倾身向前，勾出一朵慑魂的笑容。

“今夜？”

武步云倒没想到她会冒出这种提议，这么一来，无论输赢她都吃亏！奇怪！

“你当真？”艳遇自天上掉下来，不接的是白痴。他半眯起眼睛，嘴角挂着兴味的微笑。

“当真。”骆颖凡点点头。

“好，不准备后悔。五赌三胜者赢。”他泡过不少女人，从没见过像她这样大胆的。

“那么，开始吧！”她嫣然一笑，毫无惧意。

骆颖凡早就知道武步云的身分了，今晚的邂逅只不过是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精采的还在后头呢！

一开局，武步云轻易地赢了头盘，他自信满满地直盯着骆颖凡，开始期待今夜的浪漫与温存了。

“真行！”骆颖凡一点也不着急，还恭维他的赌技。

“哪里！”在牌桌上征服女人还是头一遭，他觉得非常过瘾。

然而，接下来的两盘骆颖凡连胜，这可把武步云和观战的人惊得差点掉了眼珠。

他太小觑她了！看她柔柔顺顺的，没想到玩起牌来稳若

泰山，气势磅礴，而且熟稔得有如老手。

“还剩一盘我就赢定了。”她贝齿轻咬着下唇，模样挑逗得可以。

“不见得。”他浓眉一敛，专心起来。

“是吗？”骆颖凡露出势在必得的笑容，眼中有一抹难以察觉的算计。

“未到最后关头，胜负难定。”这是他的座右铭。

“哦？”看你撑于几时！骆颖凡在心里冷笑。

结果，接下来的一盘，骆颖凡翻出底牌后，险胜武步云，从未落败过的他第一次输牌竟是输在女人手里。

该死的！这是怎么回事？他脸色微变，总觉得有点诡异。

“你输了。”骆颖凡优雅地站起来，笑得颇富玄机。

“愿赌服输，那么，今夜我是你的了。”武步云耸耸肩，认了。

“好极了，跟我走吧！”骆颖凡一拢长发，自然地伸手勾住他的手臂。

“走去哪里？”为什么他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别产顺，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她像带着战利品般走到兑现处将筹码换回现金，才领着武步云走出赌场。

泊车的小弟开来一辆白车敞篷跑车，骆颖凡朝车子努努嘴，道：“上车吧！”

他二话不说地跳上车，将西装外套丢到后座。

“怕吗？”她坐进驾驶室，转头问他。

“怕什么？怕你把我吃了？我还巴不得呢！”他暧昧

地笑了笑。

“说不定……我会真会吃了你。”骆颖凡突然收起笑脸，郑重地道。

“那……你会上瘾的。”他虽然不清楚她的意图，不过，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上瘾？”她怔怔道。

“咬过我的女人，没有一个人舍得放手。”不是他自夸，火麒麟武步云的身价在香港一直是涨停板。

“真的？”

“你可以试试。”他瞟了她一眼，靠向椅背。

骆颖凡没有接口，直接将车驶向街道，对武步云的反应暗起戒心。火麒麟果然不太好惹，她得小心。

属于两个人的战争，才要开始。

在澳门，一幢两层的葡萄牙式建筑里，武步云好奇地打量着屋内充满异国情调的摆设，他的外表虽然看似闲适，但警觉的心可没有放松一丝一毫。

这间房子不是骆颖凡的，他瞥了几眼就看出来了，这里肯定是她的临时休憩处，用来招待像他这样赢回来的男人吧？

骆颖凡在二楼换衣服，她对着镜中的自己满意一笑，才穿着薄如蝉翼的睡衣走下楼。

今夜，她一定要达到目的。

武步云斜靠在沙发旁，领结已经松了，衬衫敞到胸

口，他正低着头点烟，额前的刘海凌乱且性地垂落，带点落拓的性感与颓废。

骆颖凡暗自吸了一口气，她知道他是祥和会馆五行麒麟之一的火麒麟，为武家航运的任当家，才二十五岁，向来活泼率性，帅气十足，健硕的体格配上出色的五官，使火麒麟的名号在香港各界如雷贯耳。只是，他的急躁也相对出了名，喜欢连战速决，做事不拖泥带水是他的处事原则，因此，对看不惯的温吞对象，通常不会给太好的脸色。所以，频频被他飓风脾气扫过的香港媒体便暗中给他一个封号——火神。

一个矫健却火爆的代号。

虽然个性略带猛烈，但他浓眉下清主同的大眼与笑起来无意间流露的顽童稚气，仍然教许多女人为之神魂颠倒，再加上他是目前五行麒麟中唯一的单身汉，身价自然水涨船高，在许多公开场合无不成为女性们的目光的焦点。

毕竟是五行麒麟之一，他的机敏从许多小地方就能窥知一二。骆颖凡最初并没有想到他会是个别具魅力的男人，比她小一岁，她自然将武步云归类于有勇无谋的男孩，但到了赌场，才赫然发现他比她想像中还要成熟且难缠。

他绝不是那种没有大脑的男人。

啧！对手太过聪明只会阻碍她计划的进行。

“累吗？”她下了楼，走到酒柜前倒酒。

“你这么问是在暗示找该上床了吗？”武步云揶揄道。

“你以为我要你陪我做的是什么事？”骆颖凡低哼一声。男人！

“难道不是？”那就太可惜了，他都已经有了充当一夜牛郎的心理准备了啦！

“当然不是！”骆颖凡丽备地瞄了他一眼，将酒杯端到他面前。

“真教人失望。”他吸了一口酒，用眼神调笑。

“你们男人老是存着粉红色幻想吗？”她冷淡地问。

“是你们女人的误导，才会让男人想歪。”他还以颜色。

“推卸责任！”

“不然，你要我今夜陪你做什么呢？”他笑着走到她身边坐下。穿着性感薄纱，不是要诱惑他是什么？

“聊天。”她正经地回答。

“聊天？”他瞪大眼睛。

“是啊！”她被他吃惊的模样逗笑了。

“不会吧？你花那么多心思把我赢回来，就只是为了陪你聊天解闷？”他无力地翻着白眼。简直暴殄天物！

“不可以吗？”她故作天真地眨眨眼。

“或者，你试过用身体聊天后就会改变心意了。”他倏地靠向好，手已伸到她腰后。

“别胡来！”骆颖凡想拍掉他的手，反而被他抓住手腕。